

松壽堂詩鈔

卷一至四

宣統三年歲  
次辛亥季冬  
月刊於京師

序

夫經濟之瞻原於學問而學問之中若經若史可以爲  
根柢之培養至於隨地發皇以寫其懷抱抒其識略則  
非詩莫屬也蓋詩亦經之一端而爲詞章之權輿其實  
三代之文無一不有韻易書皆然胥可作詩觀也惟諸  
經之韻隨其詞而相叶詩則專理其性情故有誦其一  
二句而卽知其一生者則詩之爲用大矣然此興賦三  
體中各有難易若典麗裔皇博雅翔洽此以書卷勝者  
其境尙易所謂賦也若忠愛纏綿之摯倫常氣誼之孚  
居今思古之懷憂時論世之寄與夫山川登眺月露流

連皆涉比興則非有眞性情者不能道蓋忠孝節廉非可以矯飾必發於中藏之固結而持以特立不懼之貞操始克臻一成不易自在流行之止境況又深之以庭訓加之以母教則其涵養於童蒙動忍於空乏較尋常之得力者倍優焉余同年貴陽陳尙書其經濟之遠夫人而見之知之矣而經濟之所以遠人知爲學問中來而不知學問之表見尤先著於詩也公自少而孤賴姜太夫人教得以成立及登賢書爲太夫人介五秩壽猶及見之斯亦足以慰母志矣而公自悲陟屺仍體先志刻苦潛研遂捷南宮觀政戎曹旋登祕省方居清要而

京師庚子亂作 先朝以綏輯首善非公莫屬特擢京兆尹 兩宮西狩留京參定款局 宗社再安厥功最偉及 回鑾後以公有命世才欲使天下俱蒙其澤於是 有開藩汴中之 命未幾卽移漕督又撫汴撫吳顧念三巴蠶叢密邇西藏非有宏材碩畫不足鎮懽廼由金匱 詔督兩川順道乞假回黔省視先壠中途又調兩湖復以畿疆筦鑰交涉尤多不得其人則全局搖動 上咨盈廷僉曰公可於是又由鄂督直溯自庚子至於去年十二稔中開府七省所到之地不矜赫赫之名從容坐理未嘗少動聲色雖艱難棘手之甚者皆談笑

定之初不見措施之迹而閭閻被其福商賈蒙其利山河賴以靜謐而匕鬯不驚梯航因之洽愜而槃敦相踵於是朝廷無東西顧之慮遂得恭己無爲垂裳而聽天下猗歟休哉公之勛勞固大遠乎人矣然迹其在官平日以習勞爲事文書堆案而未嘗告疲暇輒與當世聞人如吾師俞曲園先生汪郎亭侍郎互相贈答否則與齊年舊好及賓僚諸君唱妍酬麗有古人雅歌投壺圍棋破敵之量其公餘退食則又偕淑配許夫人或爲聯吟或爲賡和蓋閨房之中仍具雅正之聲焉橋山隕涕不無增攀髯之慟風木興嗟又時觸廢莪之感

兩調錦瑟則思及年華疊隕掌珠則憐深香茗而悲惋  
之中淚可竭而詞不枯腸欲斷而思不窮又公之福澤  
有以涵浸於言詞之表緣富貴人吐屬雖極蒼涼語要  
亦不見衰颯也至於一草一木一花一蝶凡觸於目者  
無不彰之於詩蓋公有人技已有之量於人之材能雖  
片長有必錄而獎借有不遺餘力者卽卉木飛潛之偶  
露其迹皆不欲沒其殷勤結撰之心亦猶是愛才深意  
非徒侈瑞徵與靈蹟之奇也若夫內政不綱聞之而興  
歎民氣日蹙觀之而動容不露之於言而俱形之於詩  
則詩可作野史觀也至倫紀之脩飭手足之勗勉單詞

隻字皆可令人奉之作家範讀之成座銘又豈僅吟嘲風物而已哉蓋公得天者厚而少時已讀破萬卷故雖軍書旁午曾不見其少荒經驗者多故敘議兼施凡風土人情悉足借爲龜鑑加以生長名區旣秉鍾毓之秀而服官所到名山大川長江巨海無不豁公眼界而赴公詞源故其雄放也若河聲嶽色皆欲佐其吐吞其清麗也若湖淥泉香亦欲供其蕩條况幼處之境艱故洞觀世變而詞無不達一一中理中年之境適故心氣和平而無所驕侈觀丁文誠贈布裘一襲衣之三十年猶不敢忘與公詩所謂閱盡人情賅物理埋頭勝讀十年

書者可以知公得力之所在矣余以光緒初元與公同  
舉於鄉彼此計偕北上相見於京師及同官日下蹤迹  
又甚密公每有新詠必以見示比年余素處都門公正  
保釐三輔不以雲泥見隔而酬答更無虛日及去年余  
避地津門依公甘棠之蔭而公急流勇退又賦遂初所  
居且復咫尺於是翰墨之親益甚於昔因以大集將付  
剞劂索爲弁言余素不文何足贊述萬一然讀公之詩  
可以知天下之安危則公詩之所繫爲尤重也試觀公  
所至之地雍容揄揚比戶皆安然樂業蜀未至而蜀亂  
去吳去鄂而兩地皆相繼告變去直未一月而河北一

炬保陽各屬無一安土斯皆近事無待遠徵此外消弭  
於無形而世所不知有僅流露於詩中者則觀公之詩  
可以知公之學問卽以知公之經濟立言立功並垂不  
朽其斯集之謂乎至於詩之宗派出入於李杜韓蘇白  
陸諸家而五言之超逸竟欲直接淵明上追建安諸子  
世之善讀公詩者自能知之余固無待贅言也壬子清  
明後五日姻年世愚姪徐琪謹序時年六十有四

# 序

古今詩人蹤迹各異性情略同巖壑之士冥心搜索閉門得句負薪行歌矜一句之巧則林鳥和吟鬪一字之工則鳴猿應節登山則巖磴剔露臨水則波壑潏澌洞幽秀巉刻孤僻之性潛符激楚沈吟長往之情冥契古所稱林逋魏野詩以窮而益工者也若乃遭際巖廊敷歷中外吐納宮徵卷舒雲霞晝日三接賡喜起之篇賞賜駢蕃歌紀恩之什聯吟東閣矢口偕燕許齊名酬唱西崑抗懷與楊錢接蹟管領名區鎖鑰雄鎮前驅迤邐一鞭敲鐙之詩檠戟森嚴五夜鈴閣之詠此又一官一集

宜雅宜風古所稱卷阿矢音清風穆如者也吾宗筱石  
制府早歲掇科妙齡射策牽絲戎府掌握蘭錡之司通  
籍禁門翔步花甌之影京兆回旋問卿晉秩日下馳鳴  
鶴之聲輦轂有雕龍之客招邀吟侶徵逐詞場深巷買  
花之使豔人吟毫章臺拂柳之驄韻添眉史休沐雅集  
一篇擊鉢之章曲宴聯吟五字長城之句暨夫承宣蕃  
翰節制漕渠汴京吳趨之撫循楚水燕山之管鑰綰轂  
名都握符勝地輕裘緩帶不廢篇章投壺雅歌徧徵唱  
和廣幕聯雲策士偕詩流雜坐胡牀嘯月吟箋與章奏  
齊飛今所哀輯壯游燕臺淮浦大梁蘇臺征鴻鶴樓北

門偕園諸集是也返覆雜誦跌宕沈吟大都山川眺覽  
以蘇臺爲優驛堠登臨以征鴻爲勝良由性情曠逸襟  
抱幽閒謝客之守臨川載歌洲島白傅之吟吳會五宿  
湖中鄧尉靈巖之勝收入錦囊支硎元墓之奇取攜蠟  
屐黔興楚艇夙寄遊蹤水堠郵籤悉登吟笈凡此行役  
之篇妙得江山之助志齊管樂而性偶巢由績炳旗常  
而情同帶索斯所謂混沈冥通顯爲一途齊臺閭山林  
爲一致者也迹其生平可得而言起家仕族早具沖襟  
超列華階儼同布素耳目鮮玩好之娛左右無姬姜之  
侍名流招攬詩酒留連退食餘閒清談竟日及坐鎮津

沾密邇畿輔縞素昔日之歡曲申懇款都門坎軻之士  
不閒唱酬黔中耆舊之詩四朝風雅之選不惜分俸鏤  
板以廣流傳蓋由深悉此事之甘苦故爲當世之雅宗  
綜觀全集良多合作上希大歷下逮長慶五言深於儲  
柳七字妙合錢郎斯可播諸藝林標之月旦者也宣統  
辛亥冬黔靈山樵陳田序於津門

自序

余非能詩也亦匪欲以詩人著稱也顧回溯六七齡時先大夫曾授秦風駟鐵小戎諸什未嘗不穆然以思畢然以望幾不自知其何以低徊而往復也稍長於佔俾之暇雅嗜聲韻泛濫諸體苦無所得及客丁文誠公幕府遇王湘綺姻丈於蜀中每說詩討論源流多所啟悟詩格一變逮撫三吳遇俞曲園姻丈於金閶相與究論漢魏以來諸家之得失繼以酬唱詩格又一變顧少壯之時方習舉業未能專精理詠泊通籍而後簿書鞅掌終歲僕僕雖不廢吟嘯亦未得以湛深微妙之思闡發

意象忽忽年五十餘矣適以乞退獲請養疴津門去市  
廛絕遠慨念世變杜門卻埽因得餘閒檢校舊作痛自  
芟薙哀然成集回溯辛丑以前所作隨時散失加以北  
京庚子之變積稿付諸兵燹今茲所錄十不存一釐爲  
二卷命之曰壯遊集燕臺集及忝膺疆寄官隨地遷遂  
各以其地名之曰淮浦集曰大梁集曰蘇臺集曰鶴樓  
集曰北門集戊申乞假省墓居里門涉道塗者凡六閱  
月得詩若干首別爲一卷命之曰征鴻集甲辰初春余  
在汴梁與內子亭秋因時遣興發爲詩歌更唱迭和得  
若干首乙巳紋女之喪幽憂韞結難以爲懷復與亭秋

各得哭女詩若干首都爲一冊如古人外集之例附於  
諸集之後命之曰偕園集偕園者亭秋往歲在杭卜宅  
一區小有園林爰署今名爲異日偕隱地也余旣哀錄  
叢稿門下士有見之者請付剞劂以廣其傳余曰是烏  
足以問世雖然足跡所至山川之吟眺友朋之酬酢風  
景之流連身世之根觸並略見焉卽謂是刻爲余紀遊  
之篇抑可矣詩人云乎哉宣統辛亥除日庸菴自序